

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,上海留存着太多宁波舟山人的流风遗韵,交相辉映相互成就 以创新进取为底色 东海明珠更璀璨

【长三角三地书】

何时一桥飞架 更可观东海两边波浪宽



中秋假期,舟岱大桥南通航孔桥的建桥工人依然坚守工地,奋战在建桥一线。视觉中国供图

李城 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副教授

二十多年前,机缘巧合,我选择了“上海的宁波人”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,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宁波,对明山水有着深厚的感情;另一方面,在上海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留存着太多宁波人的流风遗韵。“宁波人”之于上海,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我小时候就曾听老人说起过,如果一个宁波人说,我要出门了,但他并没有说要去哪里,那就一定是去上海;而“宁波人”所象征的“创新、进取”特质,也构成了上海“海派文化”的基质。

在宁波府属七邑中,定海(舟山)是一个特别的地方。这里山岛耸峙,海波连天,素有“南海圣境”“海天佛国”之称,其中的桃花岛因金庸武侠小说栩栩如生的描绘而更加令人遐想联翩。上海、宁波、舟山,恰似镶嵌在东海之滨的三颗璀璨夺目的明珠,交相辉映,相互成就。三地特殊的地域关系,决定了它们的亲缘关系。

沪甬舟三地的亲缘

舟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,也是较早与外商贸易、交流的地方。元代《大德昌州图志》记载:“舟山在州之南。有山翼如,枕海之湄,以舟之所聚,故名舟山”。唐朝开元年间始置县,称翁山县,宋元时为昌国县,清康熙年间更名为定海县,道光年间改为定海直隶厅,1912年又改为定海县。据历史资料记载,浙入通商多自宁波定海出洋;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定海设立“榷关公署”,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。当时“船舶如蚁,舳舻相接,商贾云集,海船大小以万计”。

1950年5月,舟山群岛解放;1953年,舟山专区成立,从此不再隶属宁波。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,历史上宁波、舟山两地时有分合,但舟山大部分时期都属于宁波管辖,两地语言相近,人文相亲,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浙江省委副书记、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对甬舟两地的关系,曾有这样生动的论述:宁波和舟山是历史上血脉相通的一家人,现在是一对真诚相待的好邻居、好伙伴、好兄弟。两地要打造“甬”结同心、风雨同舟“的发展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。

沪上工商领袖、定海(舟山)籍商人朱葆三的曾孙朱全卿曾说过:“宁波、舟山本是一家……宁波7个县有7种方言,与宁波话都不一样,都有差别的,但舟山话与宁波话的发音、腔调完全一样。”朱葆三13岁时到上海闯荡,做出了一番成就,上海曾有一条“朱葆三路”,因此朱葆三被看作在上海宁波商帮的代表人物。

说起上海宁波商帮,就不得不提来自舟山的“定海商人”。舟山人到上海经商历史悠久,“定海商人”因而成为蜚声中外的“宁波帮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因为定海人的“岛民”特性,也使宁波商帮群体特性中所呈现的“海洋民族”特征更加浓郁。

成就不凡的定海商人

晚清以来,舟山在外经商者尤众。民国《定海县志》言及定海商人的经营特点时说:“邑人经商,非如他邑之人,携资立业,率皆空拳赤手,为人作嫁,赢则俱利,亏则不损于己,故多满载而归,岛民敏捷,其性然也。”

舟山人人的“岛民”性格,源于其谋食渔盐,以捕鱼度日的生活方式。“渔民击楫赴海,冲风犯浪,为百业中之最艰苦者”。他们世代出没于惊涛骇浪中,历经无数艰辛危难。“涉狂澜若通衢”的生存处境和“四面环海”的地理环境铸就了他们勇于冒险的精神和性情。

旅沪甬商的代表人物除了朱葆三,还有上海益利企业集团的创办者许廷佐、中国机器染织业先驱王启宇,在上海工商界有“多面能手”之称的厉树雄,享有“现代郑和”“世界船王”美誉的董浩云、“企业大王”刘鸿生,上海的出租汽车公司——祥生公司的创办者周祥生,成功制造中国第一台电扇的叶友才、上海西服业名店培罗蒙的创办者许达昌等等,他们以敢于冒险的精神,筚路蓝缕,在各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。

此外,定海商人还有两个擅长的领域:经理煤油和从事买办行业。对此,《定海县志》中都有明确记载:“经理煤油亦邑人特擅之业也,美孚、亚细亚二大公司其各埠分销处几十之六七由邑人承办。”《定海县志》中还载:“充任各洋行之买办,所谓康白度者,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。”“康白度”是comprador的音译,即“买办”之意。上面提及的朱葆三、厉树雄、刘鸿生等人,既是闻名上海的著名定海籍工商人士,也都有从事买办的经历。

前景可期的一体化

2011年6月30日,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。2013年1月17日,国务院批复了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》,根据规划中的战略目标定位,舟山群岛新区未来要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、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,要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、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、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、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和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,努力打造面向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桥头堡。2017年4月1日,又挂牌成立中国(浙江)自由贸易试验区。如此利好消息不断,使人们对舟山的发展充满期待,也对沪甬舟关系有了新的期许。

如今,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。悬海而居的舟山将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,力争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。目前,舟山和宁波、上海三地已有杭州湾跨海大桥、甬舟跨海大桥,实现了“天堑变通途”,未来可能还有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。期待三地达成共识,形成合力,真正实现深层次、全方位、多维度、高质量的一体化,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一串璀璨夺目的东海明珠。

林上军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舟山群岛新区分社副总编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从舟山群岛出来的人,不是渔民就是渔民的后代。而我的上辈,恰恰是种田务农的,尽管田亩不多。我有时想,这或许是因为我出身的那个乡镇,平田较多,尽管这里也靠海,但过海风险大,于是祖先就选择了稳当的农耕生活。

我家在上海有亲戚,那是我的亲伯伯,很早就去上海谋生。在父辈的四个兄弟中,他是唯一走出岛屿的闯荡者,曾在孔祥熙手下做事。可惜他英年早逝,留下我的祖母和三个堂兄。他们的家在十六铺码头旁边,早年蜗居在一间小阁楼里。

有了这样一个渊源,家里经常有上海客人到来,小时候也偶尔能吃上上海的奶糖、饼干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其实,在舟山,有上海亲戚的人家为数不少。新中国成立前,一批舟山精英到上海滩打拼,不但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,不少还混出大名堂。如刘鸿生、王启宇、叶友才、朱葆三等等,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,后将资本投资火柴、水泥、毛织等行业,被誉为“中国火柴大王”和“毛纺业大王”;王启宇在上海打造由中国自己生产经营的第一家棉布机器漂染厂;上海电器业的创始人叶友才,旗下的华生电风扇在国产电扇中历史最久、牌子最老,他与杨济川、袁宗耀仿照美国奇异电风扇,于1915年制成第一台国产电风扇。至于朱葆三,据说其一封的分量胜过上海道台的一颗印。

近代在上海的宁波帮商人名单中,相当一部分是从舟山定海走出去的。舟山徐正国

8月16日,我坐在回宁波的高铁上,看到甬舟一体化推进会召开的消息,百感交集。

宁波和舟山历史上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。明太祖改明州为宁波,取海定则波宁之意,而舟山恰好有一个定海县。明太祖指定宁波港为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,现在舟山的双屿也曾是朝贡贸易非常活跃的码头。明朝中后期倭寇入侵,两地军民共同抗击侵略,守卫海防,抗战时期浙东游击纵队领导两地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。舟山撤地设市后,两地的联系并没有中断。宁波北仑的白峰和大榭岛,郭巨到舟山的轮渡昼夜繁忙,在甬舟跨海大桥通车前,大榭还有到舟山的快艇。那时我正好在北仑工作,经常早上乘快艇到舟山,登山观海后返回,从来没有感觉到宁波和舟山有什么隔阂。

2005年,在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战略规划工作的我,奉命研究宁波梅山岛发展的战略定位。那时洋山保税港区已经成立,我请上海的专家一起谋划梅山岛的战略定位。历史上,“宁波帮”发源于宁波,繁荣于上海,三分之一上海人来自宁波,上海的专家自然非常关心宁波的发展。回顾宁波的发展史,改革开放之初,正是在上海“星期日工程师”的帮助下,宁波的乡镇企业才逐步兴起,后来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体。

当时我站在梅山岛南岸的海塘上,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的舟山佛渡岛和六横岛,我和当时在舟山工作的一位朋友开玩笑,宁波和舟山一体化的第一步就是梅山岛和六横的联通。他也表示赞同,因为两地的老百姓就是一家人,讲着同样的方言,吃着同样的

博物馆内藏有一本1936年出版的《上海工商人名录》,书里记载定海人有数十名之多。在定海古城,现在还留有一些定海商人的故居。舟山人,以前除了打鱼、种田,也没什么其他谋生手段。所以,想做大事业的青年,当然往邻近的上海跑。上海也成为舟山海鲜等土特产的销售地。

1988年我第一次去上海,倒不是去伯伯家,而是因为姐夫在上海当兵,应他的邀而去,顺便去了趟伯伯家。工作后,去上海的机会大大增加。

1986年之前——舟山人出岛去宁波、上海等地,除了乘船,没有其他途径。那时去上海主要是两艘船:南潮轮、815轮,票根据价位不同分五等,后期随着人流增加,买票显得越来越紧张。

去上海的客船,航行时间一般是一个晚上,晚6时左右登船,第二天早上6时左右在十六铺码头靠岸;回程,从上海至舟山也是这个时间段。这样的航程设计,为舟山人出差省去了一笔住宿费。也就是说,去上海办事,一天能办完的,基本上24小时之内就可回到舟山。

2009年12月25日,总长50公里的舟山跨海大桥开通,至此,去上海的客轮生意急剧直下,没几年就彻底停航,结束历史使命。因为,经大桥去上海仅3个半小时,时间大大缩短,且乘车不像船只易受风浪影响。

翻阅舟山的历史,可以发现,因为其介于上海、宁波之间,所以部分区域隶属几经变迁,似乎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

如今,舟山的嵊泗已成为上海人度假

的后花园,东海大桥把上海与嵊泗的小洋山连起来之后,上海港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。

舟山的金塘岛于1078年由宁波镇海划归舟山;1954年,象山县曾划入舟山,4年后又划回给宁波。无论有过怎样的渊源,那些与宁波或上海近在咫尺的舟山岛屿居民,总把沪甬当作消费目的地,嵊泗不少居民在上海有房产,部分孩子去上海念书;六横岛、金塘岛的居民,去舟山市中心的频率不比去宁波多。上海人对嵊泗港口的开发一直抱积极态度;而宁波人,在接待客人时,有时爱屋及乌,干脆说阿拉宁波的普陀山;最近有消息说,宁波至六横的跨海大桥又有新进展,宁波方向先动起来了。

2017年8月,我收到一封从宁波市镇海区发来的感谢信,发信者是镇海炼化公司退休职工鄂川扬。他写信的主要目的,是寻找当年帮助过他的舟山的一名客运站工作人员,名字叫邬风英。

鄂川扬在信中说,他15岁那年,从宁波江北轮船码头去象山石浦,因为船班少,从舟山定海绕道,想不到抵达定海港时,当天的船班刚开,于是他只能滞留客运站,因为身上盘缠不够,在邬风英帮助下才渡过难关。鄂川扬的感恩之情却折射出当年海上旅途之艰辛。

说起来,我在宁波也是有亲戚的,我的大哥现居住宁波北仑。他18岁时到那边去发展,现在已经有第三代了。

大哥刚去时,因为交通不便,每年最多春节时回来一次。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,频率有所增加。乃至现在有了大桥,家里有了轿车,一家子随时都可以过来走走看看。

宁波舟山原本血脉相连 闯出新路更需互相支撑

傅晓 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

美食。在研究梅山岛定位期间,梅山的党委书记陪着包括上海专家在内的课题组到了六横岛,六横镇的党委书记来迎接,才知道他们两位书记非常熟悉。座谈中,两位书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:两个岛分别是宁波和舟山保留较好的一方净土,千万不能污染,要留给更有价值的项目。梅山的书记开玩笑说:岛上的青菜都是活的,像鱼一样。那时我非常佩服两位书记的见识,为保存海岛的生态作了不懈的努力。特别是梅山岛的那位书记,当时,很多外资看中了梅山岛,想建设电厂和化工厂,都被他婉言拒绝了。这在那时,要顶住多大的压力。因为他不仅想着梅山岛,也想着对面的六横,一个地方污染了,另一个地方也会受影响。而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:梅山和六横的发展一定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保持好岛上良好的生态,同时要向着建设保税港区的目标努力。

后来梅山岛成为保税港区,应该讲那位书记功不可没,上海的专家团队同样功不可没。国务院的批复明确指出,梅山保税港区的政策参照洋山保税港区。如果再往前追溯,宁波港本来就是上海国际航运

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宁波和舟山共同的优势资源就是岸线资源。在上海建设宝钢的时候,宁波港和舟山港同样承担着为宝钢配套的功能。如果从未来发展的前景讲,舟山优势更大,因为舟山离国际航道更近,发展水水中转条件更好,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的巨轮也只有在这里和舟山才能停靠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舟山和宁波港口的合作日益紧密。2005年,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成立,同年港口的一体化开始进入顶层设计阶段。随着港口一体化发展的推进,舟山和宁波跨海大桥的建设提上了日程,2009年大桥建成通车,那是推动宁波舟山快速发展的快车道,把两地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2010年,我离开北仑到宁波发展规划研究院工作,有机会在更大的平台上思考宁波和舟山的一体化发展。宁波舟山的一体化发展,是从港口的一体化发展开始突破的。宁波的发展只有和舟山联合,才具有更大的空间;舟山的发展只有和宁波联合,才具有强大的支撑。

2011年,是对宁波和舟山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一年,2月,国务院批准下发了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,宁波舟山港及其后方

看。30多年前第一次去看大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,那大概是我第一次乘船出远门,坐在一艘小客轮狭窄的船舱内,摇摇晃晃三个多小时,差一点晕船呕吐;后来,汽车渡轮开通了,晕船概率下降,但坐车渡硬生生也得一个多小时;每逢旅游旺季,各地来的一长溜各种汽车在码头排队有时需要等4个小时。当时就想,这样慢吞吞下去,舟山经济何时腾飞?

700多年前,元代文学家吴莱面对一张古代舟山地图,也曾萌发建跨海大桥的梦想。他这样写道:甬东东际控东莞,蓬莱北界跨石梁。天风吹来黑水国,海雨洒过青龙洋。

如今,许多梦想正在实现。舟山岛际交通飞速发展,一座座跨海大桥次第崛起,宁波舟山港主通道即将连接岱山岛,甬舟铁路即将动工,舟山至上海的北向大通道正在谋划。

跨海大桥,你不是钢筋混凝土凝聚而成的固体,你是充满温情的信物,充满柔情的梦中倩影,在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情景中,谁不想拥抱大桥?!这是海岛人们千年之梦,圆梦之时,也是海岛阔步走向世界、步入新征程的新起点、新图腾。

设想一下,若干年后,当舟山与上海之间一桥飞架,那些在上海工作的人们,可以到舟山吹海风、看海景、吃海鲜,不用双休日、节假日,晚上驾车来去自由。有时,那些浪漫的人们在路边、桥边停下来,欣赏海天星星点点、晨曦落日、云岚仙雾,是那样的逍遥、富有情调。这种情景,连徐福、秦始皇也羡慕啊!

至于海岛的人们,也会随时穿越大海,驱车于上海、宁波之间,漫步上海黄浦江两岸,徜徉宁波老江桥风景,欣赏迪士尼的表演,浸润天一阁的书香,领略大城市的风情。

区域被规划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。6月,国务院批复设立舟山群岛新区,新区的规划中第一次提出建立自由贸易港。那时,我在宁波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为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服务,我做的一个方案是在舟山对岸建立北仑新区,作为接轨舟山群岛新区的桥头堡,为舟山新区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服务。那时舟山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造船基地,全国最大的煤炭中转基地和第二大石油储备基地,有上海和浙江的共同支撑,舟山群岛新区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。

2014年10月,我调到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,虽然离开了经济工作的第一线,但我一直在规划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兼职,在推进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同时,对经济运行、产业发展 and 战略规划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息。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,更深切地感受到宁波舟山的一体化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,是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。历史上两地从来没有分开过,现实发展中又有默契的分工,相同的自然禀赋、相通的文化血脉必然走向联合,共同走向统一的大市场。

如今,宁波舟山港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港,宁波和舟山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。恰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加快实施,自己又能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挂职,作为长三角合作办公室的一名“店小二”,我为宁波舟山一体化的破题感到高兴。两地的合作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创新,给资源禀赋相近或者相同的相邻区域如何协调发展提供了示范。相信宁波舟山一体化发展一定能闯出新的路子,为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打造,作出更大贡献。